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llustration. In the foreground, a man with a beard, wearing a yellow robe with a blue sash, is shown from the waist up, holding a long staff or sword. He is looking upwards. In the background, a man in a red robe is falling or running down a slope. To the left, a woman in a red robe is looking back over her shoulder. The scene is set outdoors with trees and foliage. The title '傅虎手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black characters on a yellow background.

傅虎手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二十二 欲盖弥彰

高翔以骇人听闻的神奇剑术，一照面便擒住出其不意冲出袭击的人，把其他的人镇住了。

对方既然提出条件换俘，他不加思索地答应了。

送三女过来的人，是那位身材喷火戴了鬼面具的女郎。当对方走近时，他首先便嗅到了从那位女郎体内，所散发出来的相当熟悉的脂粉香。

这种香，浓而动人，在所有的大户人家或青楼脂粉中，从来就没有人使用过，香得极为特殊，因此他一嗅便不感陌生。

不感陌生，他当然曾经嗅过这种香。

他猛地心中一震，心中暗叫：“是了，在龙尾山庄，我曾经嗅到过这种香，翠微阁人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，就是这种香。半点不错，就是这种香。”

想到龙尾山庄，他有点毛骨悚然，那固若金汤的庄院，那上百位武林健者，那威震江湖的大豪玉狮冯海，那精明强悍的总管杨抡奇……当今之世，想撼动龙尾山庄的人，少做清秋大梦。

他脑海中涌起了阵阵疑云，想起了与玉狮冯海合作时的

一切情景，玉狮那豪迈的谈吐，诚恳的态度，恢宏的气量，平易近人的风标……——在他脑海中幻现。

同时，祖堂山伏击假江南浪子的事，也困扰着他。以玉狮的身份地位与江湖实力来说，不可能将假当真，那时他不是在与江南浪子会晤后，会对这件事动疑么？

他第一个念头是：玉狮是否与盗宝案有关？

这念头很可怕，令他悚然而惊。假使他的猜想是对的，要对付玉狮，谈何容易？那简直是以鸡蛋碰石头，很难想像其后果。

娇滴滴的语音，打散了他的冥想：“人交给你了，阁下。”

他定下神，向小绿问：“小绿，怎样了？”

小绿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他们用迷香暗算。”

“我说他们是否在你们身上弄了手脚？”

“没有，他们连碰都没碰我一下，只是吕姐姐主婢吃了不少苦头，被他们用搜脉手法迫供。”

他的目光，落在对面的人身上，惑然问：“那……他们怎知道你是我的女伴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他们问了吕姑娘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就怪了。”

“大概他们早就知道了。”小绿毫无机心地说。

她的话确也合情合理，高翔不再多问，将俘虏向前一推，转向楚狂道：“老前辈，放了那女人。”

楚狂有点迟疑，说：“哥儿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他们已用刑

向小徒迫供，而你并未问口供……”

“既然晚辈答应了，放了显得咱们度量大些。下次有的是机会，放了吧。”

楚狂方将百劫人妖拍醒，向前一推。

百劫人妖根本就不知被擒后的事，突然一跃而起，大喝一声，猛扑一旁的高翔，叫道“还我的剑来！”

小绿在旁伸脚一勾，百劫人妖砰然倒地。她一脚将人妖踏住，叫道：“我的幻电神匕，还给我。”

一个女人将神匕抛过，高翔也将青虹剑抛出说：“在下从一数至百，数尽咱们又是生死对头。一！”

数至三十，九个戴鬼面具的人，已经走出视线外，无影无踪了。

是楚狂扶起了委顿衰弱的吕芸，忧形于色地加以慰问。高翔匆匆地说：“老前辈，速带令徒从西面远离山区。”

“哥儿，怎么了？”楚狂问。

“他们已高手齐集，要全力对付我。”

楚狂大笑道：“哥儿，你以为我楚狂是什么人？”

“晚辈也不想与他们在此死拼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我要引走他们，相机智取。”

“至少老朽可助你一臂之力，你赶我师徒不走的。”

“这……好吧，贤师徒可在此地设伏，如何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刚才那三个人的鬼面具在不在？”

“尸体在山沟内，尚未掩埋。”

“好，我们这就准备应变。”

不久，他与小绿已换过贼人的衣裤，戴了鬼面具，潜伏在东南角的丛草中，小绿则伏在西南角百步外。

不久，南面有人影出现。

是四个戴鬼面具的人，蛇行鸢伏逐段掩进。

终于，接近了他的潜伏处，看后面不再有人跟来，他突然长身而起。

五丈外最近的一个人身材壮实，似乎一怔，撒剑出鞘一跃而至。

他左手捏剑诀举至眉心，向外挥再搭上右肩，连点三次低声道：“金玄。”接着以手指天又道：“外坛弟子。”

对方放下剑，以手指地说：“金地。外坛香主。”

他掏出一块金色的令牌，牌上刻了一条蛇形图案，信手递出。

外坛香主不加验看，挥手示意他收回，问道：“你为何不撤回？这里只有地字辈的人方能接得下高小辈，你还不撤走？”

“未奉信谕……”

“你快走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且慢，有何动静？”

“高小辈一群男女，往北撤走了。”

“哦！附近是否还有咱们的人？”

“有，在西面。”

“去告诉他们往南撤至山峡，候命行动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如果在路上万一碰上高小辈一群男女，切记告诉咱们的人，不可误伤那位叫小绿的穿绿衣小姑娘。”

高翔心中大惑，但仍然沉着地问：“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与她动手时，那丫头……”

“不许多问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上面交下来的事，咱们只管依命遵行。如果与她照面，设法回避，避不开只能出虚招应付，决不许伤她，知道么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快走！咱们要前往追踪监视。”

目送众人去远，他心中大惑不安，难道说，对方认为小绿是他的女伴，要活捉小绿，迫他放手就范么？事已至此，他不可能放手，但万一小绿落在他们手中，他该如何善后？如何应付？

“火速将小绿送回南京。”这是他第一个念头。

同时，他对不久前三位姑娘的不同遭遇，也感到困惑。小绿是他的女伴，但并未受刑，受刑的是不相关的吕芸主婢，未免有点不合情理，对方竟轻易地以三位姑娘，来交换一个地位不高的百劫人妖，岂不可怪？

但他已没有心情深入思索了，发出一声撤走的信号，五人向西撤，一口气撤过两座山头。

在一处山脚下，他停下休息。小绿不解地问：“翔哥，刚才那四个家伙，为何不下手捕捉他们？”

他摇头苦笑，不便说明，简要地说：“那四个人艺业奇高，看他们无声无息的搜人身法，你我两人决难讨好，而且他后面有大批高手正急急赶来，再不走咱们就走不了啦！”

“难道我们就此罢手不成？”小绿悻悻地问。

“情势迫人，不得不罢手。”

“这么说，这次我们是失败了。”

“不然，咱们已弄清火焚南湖庄的人，与慈姥山血案的凶手是同一帮人，目下南京盗宝案可说完全明朗化了，唯一不明的是，他们的首领到底是谁。”

“不会是狄堡主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们……”

“我们必须回南京。”

“回南京？”小绿讶然问。

“是的，回南京，他们的首领仍在南京，我们得赶快赶回去。”

楚狂淡淡一笑，沉静地说：“高哥儿，南京出了不少案子，近来更闹得不像话，江湖上早就闹得风风雨雨，局外人也受到波及，各地的宵小毛贼，也受到鼓励而愈来愈胆大，血案丛生，湖广地境的歹徒们更是闹得天翻地覆。这些事，老朽与各地的朋友只因事不关己，而且大多数人皆又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念头，谁也不愿出来多管闲事。老朽在天台山附近已逗留一月以上，据我所知，天台堡狄堡主收纳亡命，本身与南京的那个神秘帮会无关，但所收纳的人中，恐怕不止招魂使者与飞叉太保几个人，他虽不是该帮会的，可是无形中便成了该帮会的外围同路人，在天台堡可能获得一些消息。你返回南京，我在此隐伏，有确息时，老朽便赶往南京协助，如何？”

“老前辈如果留在此地，只须在入山要道伺伏便可，不需至堡内浪费精神。”

“老朽理会得。”

“晚辈回南京，老前辈可至永安镖局询问晚辈的行踪，只消留下话，晚辈便会前来会合。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

“晚辈先走一步……”

“且慢！老朽这位门人，可伴你先一步返回南京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小徒在南京有几位长辈，他们将倾全力助你。”

吕芸知道他心存疑问，笑道：“家祖又将于本月杪到达南京鸡鸣寺会友，他老人家绝不会袖手旁观。”

“令祖是……”

“届时自知，保证公子不会失望。”

高翔也不好拒绝，只好同意道：“有姑娘同行，在下不得不先行申明。从此地至黄州团风镇，沿途皆无人接应，如果碰上艺臻化境的高手拦住，姑娘必须自保，能走就走，千万不可放手一拼，不然在下恐怕照顾不来。”

吕芸灿然一笑道：“高公子是怀疑贱妾的艺业不足自保么？”

他俊脸一红，笑道：“在下怎敢？老实说，姑娘是在下所遇见的劲敌中，艺业仅次于那位穿豹衣裤的人，你真要放手一决，在下并无必胜的把握。在下的意思，是惟恐连累了姑娘而已，姑娘局外人……”

吕芸凤目带煞地接口道：“他们用迷香暗算，用搜脉封经

酷刑迫供，我已不是局外人了。”

楚狂接口道：“时光不早，你们快走吧。”

“我们还得去找回行囊呢。”小绿说。

高翔摇头道：“行囊不要了，咱们必须早些赶到团风镇，走！老前辈珍重。”

别过楚狂，一男二女越野而走。

吕芸与小绿并肩而行，注视着走在前面十余步领先探道的高翔背影，向小绿低声笑道：“华姐姐，你的翔哥似乎对我有成见呢。”

小绿对吕芸颇有好感，因吕芸不但人生得美，而且外表柔顺，不喜多说话，经常笑容可掬，予人有要需保护的印象，有和蔼可亲的气韵流露。这一声“你的翔哥”，说得小绿心花怒放，毫无机心地笑道：“吕姐姐，我翔哥确是对你不无戒心。”

“噢！华姐姐，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仍认为你有欺师灭祖之嫌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那次的事，真是天大的冤枉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谁是百劫人妖。”

“令师也曾经解释过，但在翔哥来说，心中不无疑问。吕姐姐，希望你今后说话留些神。”

“谢谢你的忠告，我会留神的。”吕芸诚恳地说。

正走间，右前方的山颠突传来一声长啸。

高翔心中一紧，扭头叫：“快走！跟我来。”

他放弃易走的山坡，向左侧方的深山中急走。

一个时辰之后，已经远出四十里外。

后面，五个脚程惊人的人，穷追不舍。

绕过一座峰脚，前面山坡上人影乍现，有人大叫：“此山我所有，此树我所栽；谁人走此过，留下买路财！站住！哪条线上的？”

是五个相貌狰狞的中年人，拦住去路。听口气，好像是此地的山大王哩！

高翔一马当先迎上，沉声道：“南京高翔，借路！”

为首那位斗鸡眼中年人哼了一声说：“没听说过你的名号，你凭什么借路？”

“不凭什么，套份交情。”

“右首那位酒糟鼻中年人嘿嘿笑，阴恻恻地说：“即使你是玉皇大帝的亲娘舅，也休想向咱们天涯五义套交情。阁下，你必须留下些什么。”

“天涯五义？在下也没听说过你们的万儿。说吧，你们是不是此地的主人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认识天台堡的狄堡主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可有交情？”

“没有，彼此不相往来。”

“咱们……”

“废话少话，你，可以走，留下这三个雌儿。”

高翔哈哈狂笑，拍拍双手道：“在下正少盘缠，靠山吃山，正要向你们借些路费，你得好好打发高某，你上吧！先问一声，你贵姓大名？那四位呢？”

酒糟鼻中年人大踏步上，冷笑道：“我，毕天龙，打发你

上路。”

小绿突然疾冲而上一声娇叱，左手拂向对方的胸膛，五个指头有意无意地拂向期门七坎诸重穴，疾如电光石火，着似平常，其实变化万千，谁也猜不出她意在何穴，不易化解。

毕天龙招发“小鬼拍门”，人向后退叫：“男不与女斗，叫男的来。”

小绿一招落空，竟然无法跟进，似被一座无形的墙所阻挡，身形一顿，脸色一变。

吕芸一惊，叫道：“这是天魔排山十二掌的奇学，他不叫毕天龙，而是天魔天钧羽士的唯一门人祖大风。华姐姐退！”

小绿还想逞强前冲，吕芸已飞掠而上，一声娇叱，双掌连环拍出。

祖大风哼了一声，不再闪退，来一记“推山填海”，硬碰硬接招。

“叮叮”两声轻响，四掌接实，两人同向后退，似乎双方皆未用内家真力出招。

但就在两人后退的刹那间，两侧的及膝茅草似被狂风所刮，一丈以内的草茎全部偃倒，但并无罡风发出，而是被一种奇异的潜流所压倒的。

祖大风退了四五步，脸色一变，脱口叫：“解脱神功，你是……”

吕芸欺身直上，反掌拨出一招“拨云见日”。

祖大风一声怒吼，人化龙腾，变掌一分，身形突然一顿，接着手舞足蹈重新上扑，一掌排空插向吕芸的胸口，势如狂飚。

吕芸的内力修为显然在刚才的交手中，并未占到上风，因此不敢再硬接，女人先天上就不宜硬打硬拼，身形一晃，便闪至一旁，反手一掌挥出，快如电光一闪。

祖大风未料到她不接招，更未料到她躲闪的身法如此迅疾，一招走空，人向前冲，身后潜劲袭到，百忙中出掌反拍接招。

这一招接住了，前冲和身法加快，凶猛地冲向气虎虎的小绿。

小绿尚未看出祖大风的可怕，大喝一声，仍用兰花拂穴手攻出擒人。

祖大风扭身就是一掌斜挥，反击夺路。

掌指相接的刹那间，小绿的身躯突然斜飘，像被罡风刮走了。

“砰！”小绿摔倒在丈外，脸色泛青。

高翔一闪即至，一把抱起小绿，跃回给侍女小秋，冲上叫：“吕姑娘退！人交给我……”

斗鸡眼中年人一闪即至，拦住狂笑道：“我，地不收，姓计名谋，陪你玩玩。”

“砰嘭，”一两人硬碰硬连对两掌，声如雷震。

地不收计谋连退三步，脸色一变。

高翔也退了两步，心中一紧，掌心火辣辣地，碰上可怕的内家高手了。

“这些人决不是山贼，每个人都身怀绝学，糟了！”

他想，立即默运神功举步逼进。

地不收的掌也举起了，先下手为强，疾射而进，“闭门谢

客”直探中空，按向高翔的胸口。

高翔不得不用上不能滥用的绝学接招“推窗望月”，也一掌拍出。

“叮！”双掌接实。

地不收向下一挫，突然向后倒退，“嘭”一声大震，跌了个手脚朝天再向后翻滚，滚了一匝踉跄站起，口角有血迹，脸色灰败地叫：“二哥，小心他的接引大潜能。”

二哥是个秃眉中年人，已经冲出攻出第一掌。叫声传到。双方已经接触，优劣已判。

一声暴响，二哥已侧飘丈外，屈一膝挫倒。

另一面，吕芸与祖大风苦斗，眼看要生死将判。

一名尖嘴缩腮的中年人，正要向侍女小秋奔去，却被同伴拉住了，低声说：“不可再伤华小绿，祖兄伤了她，还不知日后如何交待呢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先收拾高小辈。”

尖嘴缩腮中年人恰好看到叫二哥的同伴遇险，立即拉剑跃出叫：“小子拔兵刃。”

小绿虚弱地站在小秋身侧，脸色灰败，要不是有小秋扶持，她早就倒下了，急忙拔出幻电神匕，交给小秋急叫道：“丢给翔哥。”

小秋将匕抛出叫：“高公子接兵刃。”

高翔没有剑，闻言掠退，一把接住了神匕，尖嘴缩腮中年人已跟踪追到，来势如电，他只好一掌拍出先阻一阻对方的来势。

尖嘴缩腮中年人一剑震出，居然震散了不少潜能，但总算身形已止，未能再进。

这瞬间，高翔抓住机会疾冲而上，大喝道：“接我一剑。”

匕首也就是短剑，他叫接剑并不算错。中年人再次一剑封出，吐出一朵剑花。

光华似电，“嗤”一声响，剑气四荡，中年人的手中，只剩下剑把。光华乘虚直入，无情地贯入中年人的胸口，锋尖直透背部。

高翔飞退八尺，冷然立下门户。

“砰！”尸体倒地。

地不收与二哥到了，最后一名中年人也拔剑加入，三面一分，将他困在中间。

“以一比三，小子，你值得骄傲。”地不收咬牙切齿地说。

高翔深感困惑，这三个家伙为何不向小秋小绿下手？他已无暇多想，冷笑一声问：“你们不是山贼，是百劫人妖的爪牙么？”

“哼！你少废话。”二哥说。

“你们的地位，比百劫人妖高多少？是不是金天或金地辈的人？”

二哥脸色一变，厉声问：“百劫人妖招了多少供？”

“很多，很多。”

“杀！”二哥大吼，三人同时递剑。

高翔一声低啸，幻电神匕涌起了万道光华，人与匕幻化为一个光珠，飞旋疾滚，剑气千重，再八面分张。

三人不敢硬攻，一沾即走此进彼退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把

高翔困住了。

人影来势如电，五个穿了一身银灰色劲装，戴了金色鬼面具的人，终于追到了，在外围一字排开。

“住手！”为首的人大喝。

二哥首先跃退，三人各飞退丈外。

与吕芸恶斗的祖大风，也轻易地撒招跳出圈外。

高翔退至小绿身旁，脸色沉重地说：“喝声好耳熟，是祖堂山那位穿豹皮衣裤的可怕高手。准备死拼，今天咱们要脱身，势比登天还难。这四个人我们已无法应付，再加上这五个顶尖儿高手，必定凶多吉少。”

小绿一挺胸膛，沉声道：“我还可一拼。”

“不，我要掩护你们逃走。”

“我不走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要死，就与你一同踏上黄泉路。你死我不独生。”

“不，你……”

“不然我先上。”

他解下腰带，沉声道：“好吧，要死一同死，我背上你。”

不由她分说，立即将她扔上背部背好。

为首戴鬼面具的人一怔，叫道：“高小辈，把人放下，在下给你一次公平一决的机会，不可错过了。”

高翔哈哈狂笑，笑完说：“阁下，高某知道你高明，但你无奈我何。反正今天在下并未打算活着离开，上次你穿了豹皮衣裤，戴了豹皮面具，这次你该取下面具了吧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阁下定是南京盗宝案的主谋，也是神秘帮会的首领了。今天阁下倾巢而至，在下不得不佩服阁下的消息灵通，实力惊人，高某已输了一步棋，大概大限难逃，何不露出本来面目，让高某瞻仰瞻仰？”

“等你行将断气之前，在下会让你看看在下的真面目，快将人解下公平一决。”

高翔大踏步而出，大笑道：“哈哈！高某背上多了一个人并不碍事，你上吧！在下不介意，你又顾忌什么？”

九个人一分，将他们四人围住了。

吕芸偕侍女小秋双剑一分，娇笑道：“双剑合璧，斗一斗江湖名手，也是一大快事，你们上吧？”

左首百十步外，白影来势如电，白无常的叫声刺耳：“好啊！老夫也赶上了。”

北面也有人向此地飞赶，是雍竹君母女与老太婆。雍竹君老远便大叫道：“高哥儿，老身也算一份。白无常，你不能一下子便将这些人的魂全勾了。”

为首的戴鬼面具的人似乎浑身一震，先看看飞掠而来的白无常，再往后看。

白无常狂笑道：“雍竹君，这里没有你的份，你接不下这些魔崽子中的任何一人，人全交给我。”

一声呼哨，为首戴鬼面具的人举手一挥。

九个人不约而同，向西飞掠，急急撤走了。

白无常尚在三二十步外，大叫道：“怎么，见了我白无常你们就开溜？休走！”

九个人去势奇疾，追之不及了。

高翔有自知之明，不敢挺身拦截，怕背上小绿受累，只好眼睁睁目送他们撤走。他火速解下小绿，向奔来的白无常行礼道：“谢谢老前辈解围之德，老前辈来得正好。”

白无常狞恶地一笑，问道：“为何来得正好？老实说，看到我白无常的人，不死也得脱层皮，他们不走才怪。”

“晚辈知道他们怕你老人家，因此说来得正好。”

“哼！你的话中有文章，说。”

高翔讪讪一笑，说：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华姑娘被天魔排山十二掌绝学所伤，请老前辈赐赠灵药。”

“什么？天魔排山十二掌？”白无常讶然问。

吕芸接口道：“那人确是天魔的门人祖大风。”

白无常鬼眼放光，先替小绿把脉，再拨问她的眼皮仔细察看，欣然叫道：“不错，是天魔功所伤。”

小绿小嘴一噘，嗔道：“哼！你像是很高兴呢，是不是幸灾乐祸？”

“小绿，不可无礼。”高翔含笑喝止。

白无常居然不计较，取出三颗丹丸交给高翔说：“两个时辰给她吃一颗丹丸，并用推拿八法替她疏任督。她如果怕羞不肯用推拿术，她便得在床上躺上十天半月。当然她会肯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啐！”小绿羞嗔。

白无常咧嘴一笑，指着姑娘的额角狞笑道：“你别高兴，总有一天你会哭，这一天快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姑娘大叫。

“你别叫，你我的事不但还没完，刚开始呢。”